

去上海我永远一样不甘。而当我终于做好谋杀的打算，平静竟重新
 此明白，在失去宗尧以后，在痛与望之不尽的幽暗间隙，我早已不剩
 而异常从容。进入机舱方才有闲靠住椅背，缓缓闭起眼，宗尧的样子
 动，如渐次拉近的镜头。多少年前，我们在深圳欢乐谷如痴如醉的人
 他的身体那样热，我只恨不能就此熔在他怀里。他的唇，蝴蝶一样
 最幸福的时刻，我仍然总感无常。我害怕宗尧太娴熟的技艺，太好的
 必然早夭。是否得到欢娱便必须惨烈的付出，那么，宗尧，他
 他萍水女子，又不小心珠胎暗结，令他不得不弃我于水深
 留下的痕迹，如白痴般，不哭，不笑，不眠，不休，已是
 欢娱，那么，我此次去上海，便是为了要他更惨烈的付
 常解恨。上海炎热的夏，树木稀少似城市
 人奔走如蚁，犹同外语的上海话在他们的
 海上花，海上花，竟是这样一派白花
 盖上来，被我果断推开。我只是，和
 长出漫漫荒草。车窗外街景陌生，在
 如今我的满目只有恨，一望无边的恨
 用之不竭。秦水，你在我心目中的
 放假了，爱情里最不讲究先来后到。
 霍霍的仇恨，可他转头又好兴致地
 在快意恩仇之前，由得我们看一
 我从前对海上花的想象，相差
 光怪陆离的夜深深圳同日而语
 群中，跌跌撞撞，裙的背后
 尧回头看我，一把将我手
 情侣。面目慈祥乞丐婆从
 头到老。我陡然听到她这个
 要理她，谁知她竟跟着，微
 便觉可笑，扔过去一枚
 来成群乞丐，
 白头到老
 慈悲大悲
 飞黄腾达

Disappeared
 Flower of Shanghai

海上花

掌心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D
i
s
s
e
p
e
a
r
e
d
F
l
o
w
e
r
o
f
S
h
a
n
g
h
a
i

掌心 著

海上无花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无花 / 掌心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1
ISBN 7-5432-1109-2

I. 海... II. 掌...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4525号。

责任编辑 李爱珍 张晶晶
版式设计 樱 舒
封面设计 路 静
技术编辑 徐雅清

海上无花

掌心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159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ISBN 7-5432-1109-2/I·188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T: 64580324

自序

整理完这本书稿，我在渐次暗下的房子里想念一些人和事。

天突然下起了雨，在深圳，这样阴雨绵绵的日子很少有，恰好，洗去一些文字纠葛和极度倾诉过后的疲劳和虚脱，我又被打回原形，重新鲜活。

我从来都是个极端而激烈的女子，自恋，疯狂地关注自身，渴望离经叛道，永远对现状不满，随时准备逃离现场——而这些关于爱情的文字，就是不管不顾带我飞逃现实的翅膀。

我对于编排文字，有怪异的耐心，这耐心不亚于亲手经营一场生死不明的爱情。

我相信爱情，它一定能刻骨铭心，但却不可以永恒。

而这本书就是关于那些刻骨铭心却又无法永恒的爱情故事。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似是而非，他们是我自己，是我的朋友，也是这苍茫人间的都市男女。这其中，有忘我的缠绵，有绝望的纠缠，也有隐忍的离去。

我把他们写下来，但愿能告慰那些与爱有关的思念、等待、不安甚至搏杀。

享尽繁华，也尝遍寂寞。

掌 心

2004年11月17日于深圳

为爱痴狂

水色 / 3

弃床祖儿 / 21

海上无花 / 30

亲亲她吧,爱她吧 / 39

过渡 / 48

若如初见

寻找婴唇女子莞尔 / 61

桅宝 / 69

假如侃侃那天说爱我 / 97

无关咫尺,也非天涯 / 107

吹散月边云 / 115

往事入眼

零零落落的旧篇新章 / 127

C O N T

目录

苍白如百合 / 137

深呼吸 / 145

点烟 / 152

玫瑰记 / 160

鬼混阳朔或一点艳遇 / 169

欲望不了

E N T S

禁忌游戏 / 183

圆圈 / 191

裸足 / 200

离开这里去春天 / 213

不过尔尔 / 221

盲妻 / 230



为爱痴狂



水 色

—

“小姐，小姐！”

身边有人轻轻拍我，我回过神，此前有片刻的恍惚。今昔何夕，我这是在哪里？我要去哪里？

灯光明亮却不刺眼，音乐怡人，“你我约定，伤心的往事不许提……”

多温柔的女声，婉转千回，伤心的往事不许提，不许提。

我看四周，随处可见推着购物车的男男女女走来走去，面前有收银小姐对着我彬彬有礼地微笑，就算是穿制服的保安也一律英俊可人，面孔友善。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一切我都熟悉，都认得。

“小姐，小姐！”笑容甜美的收银员坚持不懈地问：“这是您要买的东西吗？”

是了，这是在超市，我一拍脑袋，呵我想起来了。购物台上琳琅满目，我低头检查，没错，是刚才选的东西：四瓶装酸奶，绿的水汪汪的菜心，活蹦乱跳的鲈鱼——刚给水产部的师傅剖了，现时它的活蹦乱跳，算作最后的挣扎，鱼且拼力求生，可见生命实在华美而丰盛——我全都想起来了。

朝收银小姐点点头，掏出钱包准备付账，可是不对劲，我的脸上怎么热热的，有液体陆续从眼睛里流下来。真羞愧，大庭广众之下，我在流泪。我用手背去擦拭。有保安注意到我了，他望我很久，然后从容地掉转目光，几秒钟后他又望过来。

蓦地，我听到小小的声音传入耳朵：妈妈你为什么哭了？

我大惊，谁？

那小小的微弱的声音转瞬不见，我屏气凝神，再也找不到声音的来处。

周围有孩子嬉笑着追逐打闹，看上去没有一个人会楚楚地站在我身边，更何况，小心翼翼地唤我妈妈。

我突然明白，那只是幻觉中我的孩子。我和它只见过一面，当时它是液体的形状——是了，这么说来，刚才那个人一定是他爸爸。

于是我的耳帘有微微的痛楚。

二

彼时我只有十九岁，在广州读大学，晚晚穿着平底布鞋去周石的办公室写论文。

我也有过那样的时光，太好的年纪，不得不目光清澈，不得不肌肤娇嫩，连声音都脆生生的能拧出水来。

校园里的追求者愈多，我愈加知道自己美丽，久而，清高和骄傲打着滚翻着倍地与日俱增。

甲近视，乙肤黑，丙太浮躁，丁无才气。我拿定决心要挑剔，必

然满目疮痍。

怕什么，日子还长，仿佛怎样过也过不完。我不着急恋爱，将漆黑的长发挽成簪，脑门光滑，目不斜视。

周石的父母察言观色，暗自在心里做好了打算，他们喜欢我不似别家的野丫头，小小年纪即学会打情骂俏；喜欢我头发漆黑盘成矜持的簪，穿布鞋和长得无懈可击的裙——呵那样单纯的从小看到大的媳妇啊。

周母给我母亲打电话，喜不自禁：“等秦水毕业，我们恐怕真能做亲家。”

周家三口皆为有板有眼的巨蟹座，果然算盘珠子敲得勤，恨不得将人生规划径直做到八十岁。

周石是我儿时的邻家大哥，十六岁那年他们全家迁至广州，两年后我考入广州。仔细一想，也算缘分。

我目光清澈，大人们的用意——看在眼里，却懒得解释。其一，周石的公司毗邻校园，我需要安静的地方作论文，作得晚了，在一旁加班的周石会下楼给我买来莲子羹。其二，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真的爱上周石，或者，如此这般之乎者也，就嫁了。

周石是那样的人，他只对两件事情专注，其一，工作，其二，我。他细心得天衣无缝，我对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论文，他的办公室就常年备着滴眼液和清凉油。

我感激他的好意。

可爱情是什么？

我是中文系才女，术业有专攻，我读《红楼梦》，读《西厢记》，读

《罗密欧与朱丽叶》，却不明白爱情是何方神圣。一部煽情的《铁达尼号》让室友们将眼睛哭成桃子的形状，我却没有哭。黑漆漆的影院里泣声一片，我的眼睛明亮目光迷惑。

我猜爱情大概就是一次偶然，如那电影，除了爱着的两人，其余人只是闹哄哄，穿插而过。不过是配角。

校园里众多欢喜冤家，我再自恃清高又如何，不过也成了他们的道具配角。一念至此，我隐隐生出些失落。

彼时我只有十九岁，将漆黑的长发挽成簪，脑门光滑，目不斜视。

我猜爱情大概就是一次偶然。

三

时令进入九月，气候仍然炎热不堪。一到黄昏天色便暗暗的，我又闷又热，身上微微出了些汗。我比之高考前胖了些，所以愈加怕热。

上大学总归长胖一点，母亲在电话里说，女孩子圆润些好，我最担心你营养不良。我噗嗤一声笑，妈妈你最不该担心这个，我对自己很好。

是的我对自己很好，不愿意待在教室里一边流汗一边晚自习，遂给周石去电话。

他在陪客户吃饭，分身乏术，又不想撇下我不管，便让我自己去公司，“就说是我朋友，值班室大爷应该认识你。”他那头嘈杂喧嚣，又交代几句，只好挂了电话。

我因此而记住了那个黄昏。

记得出门前将头发细细地盘起来，穿藏青色纯棉长裙，简单的线条，一点点花边装饰也没有。

记得满树满树的紫荆花，少许花瓣纷纷扬扬地飘在发间，轻轻拂落至地，香气和心事一般柔软。

记得低着头跟在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身后，我的布鞋小心翼翼地踏在楼梯上，悄静无声。他摇头晃脑哼唱不知名的曲，忽而转过身饶有兴致地望我：“小妞，你到底是周石那小子什么人？”

之前有大片的尴尬和对峙。看门大爷换了人，我站在值班室门前不得其法地对他解释：“我是周石的朋友，晚晚都来的……我就在中大读书，只想过来晚自习……我真是周石的妹妹，你不信一会可以问他……”

大爷不认识我，恼了：“小丫头，你到底是他朋友还是妹妹，小小年纪即学会撒谎。”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好怨恨地盯着他，他仍不放我进去，甚至慢悠悠地泡了茶，打开收音机来听评书。天地恢恢，我紧紧咬住下唇，生气又不懂发作。

然后就有轻浮的口哨声飘然而至。

“老王头，这谁啊？”

“哦，不知是周石的朋友还是妹妹，最近治安不好，不敢乱放人进来。”

他走至面前肆无忌惮地望我两眼，又吹几声口哨，乐滋滋，好似从商场淘到减价货品。

我蓦地抬起脸，不得不和他对视。

呵事后回想起这场对视，只怕我所有的词汇都要用尽。

可我当时懵懂稚气，只知把脸一红，低下头去眼鼻观心。

他瞬间笑意更浓，对着守门大爷煞有介事地大声嚷嚷：“我想起来了，确实是周石的妹妹啊，我带她进去吧。”

我因此而记住了这天黄昏。

布鞋多柔软，小心翼翼地踏在楼梯上，悄静无声，心跳却生生地加剧，咚，咚，别这样。

他转过身：“小妞，你倒是走快点啊，怕我么？”我瞪着他，语气生硬：“为什么要怕你。”他扬眉：“不怕就离我近点儿。”“已经够近了。”我的声音有点抖。他于是得意地笑，又忽然说：“周石这小子，存心不良。”

这种交流竟然像电报，哒哒哒，简洁得过了头，反倒让人警觉。怎么形容呢，唉，很隐晦。

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我坐下，打开电脑，上身挺直坐着，僵硬而紧张。他一路吹着口哨，摇头晃脑走到另一头，开空调，脱外套，解领带，口哨声不断，悠扬轻浮。

快走罢，我慌乱地默默恳求，他早些离开我才能静心作文，可是，倒也不见得真心希望他离开。这混乱矛盾，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真正无计可施——才知自己愚钝。

稍倾，有女子在楼下尖声唤他：“梁小瑜！梁小瑜！”

他霎时春光满面，探头至窗外：“就来了，乖乖等着啊！”

他原是上来调整行头和等女人，而且，他叫梁小瑜，竟是这般

柔和甜美的名字。飞快地，他分花拂柳般穿过办公室桌椅，路过我身边时仿佛稍有迟疑，然后一顿足，还是转身走掉了。

楼道口电梯叮咚一声响，确信它已缓缓降落，我才吁出一口气，又想起来什么，跌跌撞撞跑到窗口往下看。

是个卷发蓬乱的女子，低胸吊带裙，腰肢有韵律地扭动。他揽着她，低声说些话，她便纵声大笑，我头次深刻见识到那样的笑声，妖骚的、妩媚的，浑身上下带着劲。

是另一种人生。

玻璃窗反射出我的模样，一脸素净，简单得轻易可漠视的藏青色长裙，自认为出淤泥不染的布鞋，头发其实黑亮柔顺，却也高高盘起，像是怕被人发现。

我转身缩了回来，靠在墙边，突然感到非常委屈。

四

便有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心机。日后来看来这些心机，明明幼稚得令人捧腹，可当时我不自知，还一味地陶醉在“精彩”的构思里。比如开始披散头发，直直的漆黑细软的发，我偏爱刚洗完时洗发精的香，故湿着头发去周石的办公室晚自习，长发由湿至干的过程，洗发精的芬芳便溢了满屋子。

有时他不在，我快快地，暗自觉得浪费了这满屋的发香，几近自怜。偶尔他在——也只是来办公室打个转便去约会——我又忐忑，为这肆无忌惮的芬芳感到有些难为情。

有次他夸张地吸鼻子，转头大声问周石：“什么东西这么香？”

我不争气，先“自首”般满脸通红，一颗心上蹿下跳，得得得得的，梁小瑜，你这混蛋。

周石望了我一眼，抓起手边纸团掷他。

以为无人知我心事起落，对他的欢喜害怕全都惴惴地藏在这里，其实不然，我太天真。

“为什么，”某天周石正视我，表情忿然，“你不要犯傻，梁小瑜不值得。”

我惊讶，仿佛人赃俱获，只好低下头去握住自己一双手。

他愈加愤慨：“秦水你原来是真傻，那游手好闲的花花太保，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

走廊有脚步声传来，我却只是呆呆地，听他一直讲下去。

呵周石不明白我，我何尝不知道梁小瑜生活放荡，可谁有他那样的脸？谁有他眼眉细长清澈，鼻梁挺直如塑？谁能像他那样嘴角牵动，不怀好意地似笑非笑？至关键我已闯入这个偶然，自此判若两人。

脚步声渐渐靠近，周石只好打住，又重重叹气，在我耳边抑扬顿挫：“你认为他会喜欢你吗？”

我的心顿时如气球升空。来不及回答，梁小瑜已走进来，他结一条绚烂郁金香丝质领带，黑色衬衫，皮鞋锃亮，正拥着一女子大笑。见到我们，象征性地放开那女子，又打招呼：“周石，你妹子越来越漂亮了。”他身边是新换的女友，闻声，拿眼睛瞥我两眼，抿嘴笑。

见周石阴沉着脸，他只好收起嬉笑的表情，认真对周石说明天

不来上班,让他代为请假。周石勉强点了点头。两人遂鸟语花香地离开。转身前他对我做鬼脸,嘴巴往右扯到极致,眼睛眯起来,从缝里望我。

我几乎掉泪。

五

“小姐,小姐!”超市收银员把手伸到我跟前,大声地:“这是找您的钱,三块九,请收好购物小票。”

哦好的,谢谢!我回过神,把零钱装进口袋。

七年,隔着七年的光景看最初,竟也清晰而不差毫厘,似只是隔着层层叠叠的水,水该是没有颜色的罢,所以才会历历在目。

七年后周石说,原谅你年少无知。

六

纯洁素净的女孩,要得到一个四处拈花惹草的贪欢男人,听起来大抵类似周瑜打黄盖。于我却实在感到来之不易,可见得当时水深火热,毅然要投奔爱情的急切。

不就是要极尽妖冶艳丽么,哪里会难,我是身受高等教育的女子,足已学会适应外界改变。我开始仔细揣摩,把头发卷成繁复的浪,我要他另眼相看,穿黑色镶有碎花的吊带小背心,只一根柔软的绳绕住颈脖。

哪里会难,摇曳,放纵,不过是一个姿态。

起初不习惯,可效果显著,立即换得他伫立对视,他惊讶却不